



中学图书馆文库

迦陵谈词

叶嘉莹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中学图书馆文库

迦陵谈词

叶嘉莹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著作财产权人：©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它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3-62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诗选 / 王嘉莹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6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4982-7

I. ①迦… II. ①叶… III. ①词(文学)—诗词研究—中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1786 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154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写在前面

《迦陵谈词》是叶嘉莹第一本谈词的书，收录有六篇文稿，论及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等六位词人的作品，兼论晚唐五代词在意境方面的演进和拓展，同时论述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说”。她在书中所写的是其读词时真正的心得和感动，以诗词解读生命，用生命感悟诗词。与之后她受西方文论之影响，偏向理论探讨的论词之作大有不同。其论说不仅融会古今，打通中外，还继承了传统诗论“妙悟心通”、直悟与精析相融的诠释方式，在词的评论中融入个人深刻独到的生命感悟，展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的纯美特色。

书中所收“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及“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两篇，是叶嘉莹早期词学研究的代表之作，篇幅也较长。前一篇她把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温庭

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四位词人的评语摘出，以此为线索，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评说，并从四家风格之比较中找出词在意境方面演进拓展的痕迹。她对王国维的词学观点所做的阐释和评述可能是最接近王国维原意的。后一篇则是对被打入冷宫的宋代词人吴梦窗的重新评价。一直以来梦窗词的表面华丽与实际上的混杂零乱几乎成为词家的共识。而叶嘉莹则发现“梦窗词之运笔修辞，与一些现代文艺作品之所谓现代化的作风颇有暗合之处”，她所体会梦窗词艺术上的特色，一为“时空杂糅”，二为“感性的修辞”。所以“梦窗词之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仅不是不成片段，而是每一片段与每一片段之间都有着钩连锁接之妙”。她对梦窗词卓有创见的研究也引发了读者对这位备受誉议的词人的兴趣和重新认识。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20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后在海内外多所著名大学任教。她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创作六十余年，著有大量诗词作品及中英文学术论文，出版有《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等著作。

叶嘉莹积极地在华语世界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古典诗

词，1987年，她在国家教委礼堂所做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曾经轰动一时。她说“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所以我们把本书收入“中学图书馆文库”，希冀更多的年轻读者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并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学会“与古人的智慧情感对话”。

《迦陵谈词》1970年在台湾出版后，曾多次再版。1996年由台湾三民书局重新出版。本次出版即据之为底本编辑付印。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4年3月

新 版 序

《迦陵谈词》初版于一九七〇年，是我在台湾所出版的第四本书，但却是谈词的第一本书。这册书中一共收录有六篇文稿，如果依写作时代之先后排列，第一篇应是一九五七年在台湾《教育与文化》刊物中所发表的《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那是因为在一九五七年暑期，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曾经举办了一个文艺讲座，我应邀去担任了几次词的讲课，其后该部门向授课人索稿，我遂应邀写了这篇文稿，这是我所写的谈词的文稿中，主观色彩最浓的一篇文稿。第二篇是一九五八年在《淡江学报》第一期中所发表的《温庭筠词概说》，那是我应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许世瑛教授之邀而撰写的一篇文稿，因为是为《学报》而写的，所以写得较为严肃客观，性质与第一篇颇有不同，不过这两篇文稿却同样都是用浅近的古文写作的。第三篇是一九六〇年发表于《文星》刊物的《大晏词的欣赏》，那是我应《文星》编者之邀而写作的。这是我用白话文所写

的第一篇谈词的文稿。第四篇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所写的《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一篇文稿，那是因为有几位在台大读书的建国中学的校友，邀我为他们的母校的一份刊物而写作的，刊物的名称及发表的确切年代，现在都已不复记忆。第五篇及第六篇是相继于一九六八年及一九六九年发表于《纯文学》中的《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及《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两篇长稿。其后于一九七〇年遂由纯文学出版社将以上诸文一同结集出版，题名为《迦陵谈词》，而那时我已经离开台湾到加拿大去教书了。此书在台湾曾多次再版，但其后因我曾由加拿大回大陆去探亲，而那时的台湾仍未对大陆开放，所以纯文学出版社就停止了此书的出版。及至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遂编集我在加拿大所写的一些论词的文稿与此书中一些旧稿，合为《迦陵论词丛稿》一书出版。该书出版后，台湾曾有多家书商盗版。近年两岸开放往来后，盗版者既已停止出版，于是我这些早期出版的谈词之文稿，在台湾遂不复得见。今春一月我应台湾信谊基金会之邀赴台讲演，适有姚白芳女士为我整理之《清词选讲》一书将交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而我最早的一本谈诗的书《迦陵谈诗》，原来也就是由三民出版的，三民书局的刘振强先生既与我原为旧识，此次相晤，刘先生遂提出了要我将《迦陵谈词》也交

其出版的请求。近接编者来函云此书出版在即，要我写一篇序言，因略述其原委如上。而回首前尘，今日距离我写此书中第一篇文稿之时，盖已有将近四十年之久矣。近年来我虽然仍不断撰写论词之文稿，但着眼之重点已逐渐自作品之欣赏，转向于对理论之探讨，且因居住西方日久，不免受西方文论之影响，行文之风格亦已与四十年前有所不同。今日即使我重新执笔写作旧题，恐怕也不会再写出如当年旧稿的这些文字来了。信乎人生一切之随流年俱逝而不可复返也。不过，无论内容与风格有多少不同，我所写的都是我自己读词时真正的心得和感动。相信今日的读者也将和四十年前的读者一样，将会感受到我文稿中一片真诚的心意，古人云“以文会友”，不其然乎。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写于加拿大之温哥华

目 录

新版序	1
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	1
温庭筠词概说	12
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	57
——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	
大晏词的欣赏	158
拆碎七宝楼台	179
——谈梦窗词之现代观	
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	265

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

多年前偶然有几位青年同学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说：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曾举过几段词，说那是代表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究竟是指怎样的境界，希望我能为他们简单解说一下。这篇小文就是对那几位同学的一个简单的答复。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过下面一段话：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按原词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按原词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种境界所引者为晏殊《蝶恋花》之句，第二种境界所引者为柳永《凤栖梧》之句，第三种境界所引者为辛弃疾《青玉案》之句^①。若自原词观之，则晏殊的“昨夜西风”三句不过写秋日之怅望；柳永的“衣带渐宽”二句不过写别后之相思；辛弃疾的“蓦然回首”三句不过写乍见之惊喜。这些词句与所谓成大事者大学问者，其相去之远真如一处北海一处南海，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势，而王国维先生竟比并而立说，其牵连绾合之一线只是由于联想而已。

“联想”原为诗歌创作与欣赏中之一普遍作用。就创作而言，所谓“比”，所谓“兴”，所谓“托喻”，所谓“象征”，其实无一不是源于联想，所以螽斯可以喻子孙之盛，关雎可以兴淑女之思，美人香草，无一不可用为寄托的象喻，大抵联想愈丰富的，境

①

蝶恋花

晏殊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凤栖梧

柳永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青玉案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界也愈深广，创作如此，欣赏亦然。而且这种欣赏的联想更早自孔子便已曾对之大加推许和赞扬了，《论语·学而篇》曾记载孔子与弟子子贡的一段谈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八佾篇》又记载着孔子与子夏的一段谈话：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由以上所引的二段《论语》中的问答看来，一段是子贡由“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与孔子所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两种不同的为人的态度境界，而联想到了《诗经》所歌咏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另一段则是由于子夏所问的“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为绚兮”的诗句，而引起了孔子以绘事为譬的回答，又引起子夏“礼后乎”的联想。他们的种种联想，都与原诗句没有必然的关系，而却都得到了孔子的称美赞许，由此看来，可见孔子所认为“可与言诗”的人，原来乃都是一些告往知来善得启发的读者，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善于自欣赏中引发联想的读者。不过欣赏者之联想与创作者之联想又微有不同之处。创作者所致力的是如何将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思想，由联想而化成为具体之意象；欣赏者所致力的是如何将作品中所表现的具体的意象，由联想而化成为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与思想。创作者的联想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简明的例证，其一是李后主《清平乐》词中的二句“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其二是秦少游《减字木兰花》词中的二句：“欲见回肠，断尽熏炉小篆香。”自“离恨”到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自“回肠”到熏炉断尽的“篆香”，这当然是联想。而“离恨”和“回肠”是抽象的感情，“春草”和“篆香”则是具体的意象，使读者自此具体之意象中，对抽象之感情、感觉、思想，得到鲜明生动的感受，这是创作者之能事。至于欣赏者的联想，则我们自《人间词话》本书中就可以另外也找到两个例证，其一是评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的话，王氏云：“‘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其二是评冯延巳《鹊踏枝》

词的话，王氏云：“‘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自“菡萏香消翠叶残”到“美人迟暮”；自“百草千花寒食路”到“诗人之忧世”当然也是联想，而“菡萏香消”和“百草千花”是具体的意象，“美人迟暮”之感和“诗人忧世”之心则是抽象的感情，自作品具体之意象中，感受到抽象的感情、感觉和思想，这是欣赏者之能事。这种由彼此之联想而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构成的相互触发，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感应，而且这种感应既不必完全相同，也不必一成不变，只要作品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种真切而深刻的感受，就已经赋予这作品以生生不已的生命了，这该也就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最大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以为欣赏单只着重联想，而便可以将作者之原意完全抹煞而不顾，我只是以为一个欣赏诗歌的人，若除了明白一首诗的辞句所能说明的有限的意义之外，便不能有什么感受和生发，那么即使他所了解的丝毫没有差误，也不过只是一个刻舟求剑的愚子而已；但反之亦然，若一个欣赏诗歌的人，但凭一己之联想，便认定作者确有如此之用心，那么即使他所联想的十分精微美妙，也不过只是盲人摸象的痴说而已。所以我以为对诗歌之欣赏实在当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要由客观之理性对作品有所了解，其二是要由主观之联想对作品有所感受。《人间词话》三

种境界之说，当然只是王国维氏由一己主观之联想所得的感受，但王氏的可贵之处则在他并不将一己之联想指为作者之用心，就在这一段三种境界之说的后面，王氏就曾自作说明道：“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种态度就比专以寄托说词的清代常州诸老明达得多了。而且这种说词的方法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他能以他自己的感受给其他读者一种触发，将其他读者也带入了一个更深广的境界，虽然每个人之所得仍不必尽同，但每个人却都可以各就其不同的感受而加深加广，这种触发的提示岂不是极可贵的么？

现在我且就我个人一己之所得，对这三种境界略加解说：

第一种境界，也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在台湾，四季无鲜明之变化，此三句词所表现之境界颇不易体会得到，而在大陆的北方，每当玉露凋伤金风乍起之时，草木的黄落变衰是一种极其急促而明显的现象。长林叶落，四野风飘，转眼间便显示出天地的高迥。新寒似水，不仅侵入肌骨，更且沁人心脾。偶尔登高望远，一种苍茫寥廓之感，会使人觉得爽然若有所失。在人之一生中也会经过这一个类似的阶段，这时人们会觉得自己既已无复是春日迟迟时的幼稚和满怀惊喜；也已无复是夏日炎炎时的紧张和不遑喘息，是黄落的草木蓦然显示了自然的变幻与

天地的广远，是似水的新寒蓦然唤起了人们自我的反省与内心的寂寞。这时，人们会觉得过去所熟悉的、所倚赖的一些事物在逐渐离去，逐渐远逝。虽然人们对此或许不免有一份怅惘之感，但同时人们却又会觉得这消逝的一切原来早已经不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了。这种凋落，拓展了他们更广更远的视野，使他们摆脱了少年的幼稚的耽溺和蒙蔽。他们开始寻求一些更真实更美善的事物，一种追求寻觅的需要之感自心底油然而生，所以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之后，紧接着便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独”者，可视为写此境界中之孤独寂寞之感；“上高楼”者，可视为写对崇高理想之向往；“望尽天涯路”者，则视为摆脱了一切幼稚的耽溺蒙蔽以后，对更广远的境界的追求寻觅和期待。然而四野寥廓，瞻顾苍茫，所追寻者竟渺不知其在何许，如果有人正在这种茫然无绪的感觉中，那么他无须困惑，也无须悲哀，因为这正是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一种境界呢。

第二种境界，也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柳永原词只是写恋爱中的相思之苦，但这种择一固执殉身无悔的精神，却不仅于在恋爱时为然，屈原曾说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孟子也曾说过“所爱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这些正是古今仁人志士所共同具有的一种情操。“爱其所